

張大千傳

(二八)

——十六巨鰲載山走

民國三十五至三十七年間，張大千爲了收容先後從北平、上海及成都本地的弟子，也爲了創作和繼續整理敦煌臨摹的壁畫，連著搬了好幾次家。

上清宮、成都嚴谷聲家，變成偶而休憩的地方；成都城郊東沙河堡藍堯衢的牡丹園、昭覺寺和金牛壩，都是他租賃、借用或自己營造的畫室。但只要他住下，他總不忘蒔花木和飼養動物；由於愛好，也爲了師生賞玩和寫生。

金牛壩在成都西郊，大千築「稅牛庵」居室之外，尙留有一畝多的空地，種植芙蓉和樹木，兩隻白猿，自由地嬉戲在花草樹木之間。

三十五年春，大千偕家人、弟子從北平回到成都未久，四川新都弟子羅新之便急不及待地前來拜謁，興奮異常地稟告大千，他在舊市場中偶然買到了寶



王家誠

物；一幅木版水印的太老師清道人畫像。圖上並有太老師曾農髯和金石派大師吳昌碩等人題詩。大千展開一看，真是百感交集。

民國十五年，大千奉曾老師命作清道人畫像。完成後在上海刻版水印，由於數量有限，連大千自己也未能留下一張，不料新之無意中得到了；莫非緣份？新之連忙表示，願意奉贈給老師，大千笑說：

「君子不奪人之好，我看你比我更珍愛此圖，哪裡能夠受之。」並拈筆爲題：

「先師李文潔公畫像，新之弟供養。丙戌三月，弟子張爰謹題。」（註一）

大千知道羅新之學過石版印刷，取出他的一幅仿敦煌〈香供仕女〉的木刻彩印，加題：

「舊京榮寶齋木刻，題與新之賢弟丙戌初夏 兄爰。」（全註一）

羅新之拜師的過程，跟剛從北平入蜀的師兄何海霞同樣曲折有趣。

僅受小學教育，出身成都書店學徒的新之，石版畫外曾自學畫佛。

七七事變前，在照相館學習照相和畫佈景。久慕大千的人物畫，知道他在北平，新之便去信給他在北平跟齊白石學篆刻的兄長羅祥止，設法推薦他到大千門下。祥止回信表示大千不日回到江南，可以到江南等待拜師。怎知新之到了重慶碼頭，行李、盤纏全被扒手扒光，只得失望回到成都。直到二十七年深秋，大千由北平輾轉回川，才完成了拜師的宿願。

何海霞父親是畫家，自幼耳濡目染之外，又拜師學藝，加入北京中國畫研究會，有相當的國畫基礎。民國二十三年，看過大千畫展後，年方二十六歲的海霞，渴望拜大千爲師，苦於沒人推薦。一位大千時常光顧的裱畫店師傅，替他出主意：讓海霞精心畫幅國畫，掛在店內，以引起大千注意。

〈餉鳥圖〉，北平人好養鳥，大千也是愛鳥人，大千看看畫，再看畫題，問是誰畫的？

裱畫師傅知道大千覺得畫的不錯，趕緊把握機會轉告海霞的拜師誠意，大

千表示願意見面談談。

拜師時，海霞不顧家境困難，包了壹百銀元贄見禮，表達心中的敬意，幾天後大千「禮尚往來」的還他一百大洋：

「你送來，執弟子禮，我如不收，非禮也。現在我還給你，表示師禮，你如不收，亦非禮也。我們都是寒士，藝道之交不論金錢嘍。」（註二）

此後，大千不僅盡心教導，他們也成了山東、河南、河北名勝的游伴。勝利後，大千知道海霞生計困難，便攜歸成都，幫忙整理敦煌臨作維持生計，也便於教導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人在成都，卻全心掛記著故都的大千，唯恐流落在北平琉璃廠的「東北貨」，和從避暑山莊流出的古書字畫被人網羅一空；一面整理敦煌摹本和未著色的畫稿，同時無分日夜地創作。使熬夜服侍筆硯的宛君，面容憔悴，疲憊不堪。他計畫在西安和上海等地展出，所得用於維持家人和弟子的生活，同時也籌措購買古畫所需。

三十五年六月，肖建初前往西安，與青城美術供銷社共同籌辦「張大千畫展」。大千菊壇好友周企何回憶，像他那樣川劇名角，日薪不過四十五銀元，大

千畫價高者可售七八百銀元，連小幅也要六十銀元左右。勝利後的首次西安畫展，在預展期間，就已訂購一空，收入的可觀，由此可見。

展覽同時，《經濟小報》則出現了含沙射影的文章，隱指大千在敦煌「獵奇」、「盜寶」，為了一窺莫高窟的下層壁畫，竟刮去了上層。這無異在莫高窟後期所遭惡意攻訐的翻版，使大千受創的心靈，再度蒙上陰影。

西安畫展落幕以後，大千去了一次北平。陶洛誦撰〈張大千「姬人」楊宛君的故事〉（註三）說，宛君因長期勞累，患了乳腺癌和嚴重的胃病，大千把她送往北平父母身邊療養。自己小住頤和園中，想到新秋之際青城山上的樟柚漆樹，已經一片殷紅，因作〈醉霜紅葉〉圖，詩後自記：

「丙戌新秋昆明湖上，偶憶青城山中樟柚漆樹未秋先紅，璀璨如錦，輒復勝概，並拈小詩，蜀人張爰。」（註四）。

張目寒《雪齋隨筆》中，稱峨嵋山為「仙山」，張大千心目中的峨嵋，無異是座聖山。農曆七八月之交，大千爲了給久離故鄉的文修兄嫂洗塵和慰勞子侄、弟子以及裱畫師傅的辛勞，帶著一行二十多人往登峨嵋。川劇名角周企何也在被邀之列。獲大千贈畫無數的企何，在大千敦煌面壁期間，爲他照顧家

深夜，回到接引殿，大千畫興不能自己，命子弟把四張方桌拼成一張臨時畫案，放筆直掃，作成丈二〈荷花圖〉、〈荷花通景〉、〈峨嵋金頂〉、〈長壽山勢圖〉四大巨幅，又寫了兩張六尺橫披，直到黎明，方才停筆。這是他第三次遊峨嵋山，整個停留期間，所作書畫無算，是近年少有的豐收。

三十四年秋天，大千帶著勝利的喜悅心情，前來上海與秋君、好友及門弟子歡聚。三十五年春和深秋再來上海，感到它已經完全恢復了往日的繁榮。但也由於美英蘇三國雅爾達密約出賣了中國，蘇聯軍隊肆無忌憚地蹂躪東北，內戰炮火正在東北蔓延，使繁榮背後蒙上一片陰霾。

大千習慣於每五年左右，把書畫用印全部變換一新，據說有防範偽造書畫的作用；擅於製造古人假畫和僞章，茶餘飯後常在朋友面前炫耀戰果的大千，如此謹慎防偽，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。

他請到浙江平湖篆刻家陳巨來。巨來年輕、精力旺盛，半個月左右就把大千委托的六十方象牙圖章：名章、字號章、刻著詩句格言的閒章和齋堂印章，全部刻好。大千感動之餘，應許巨來今後索畫，概不取酬。（註五）

十月上旬，畫展在福履里路恆社揭幕，展期二十五六天之久；全部作品，

小，使大千沒有後顧之憂。此外，他更是大千川中山水的游伴。

戰時，有次大千所搭飛機預備降落重慶機場，卻正值重慶遭日機空襲，飛機被迫躲到峨嵋上空繞圈。一共繞了三轉的躲警報飛行中，大千鳥瞰整個峨嵋山走勢，對他畫峨嵋全景圖大有助益；不能不說是因禍得福。

大千白天帶學生寫生山景，夜晚圍桌示範，講評和潤色學生習作。偶而大千親自下廚作清蒸魚、以企何從林間採回的猴頭菇作爛肉菌燥麵，學生和裱畫師傅一致贊爲人間難得的美味。

中秋夜，一行人預備在知客僧帶領下，由下榻的接引殿到峨嵋金頂賞月。行至半途，天雨不止，只好乘輿而去，敗興而返。以「天有不測風雲」形容峨嵋的氣象倒很恰當；一行人打著燈籠火把回到半途的「梳妝台」，忽然雨霽月出，光輝四射，大千一行由懊惱轉爲驚喜，進亭賞月，飲食談笑，聲動山野。

〈綠樹重陰〉圖，是乘輿揮灑之作，上題：

「綠樹重陰蓋四鄰，蒼苔日暖淨無塵。科頭箕踞長松下，白眼看他世上人。」後識：

「清湘晚年筆法大似子久，丙戌中秋峨嵋山中望雨寫，大千居士爰。」（全註四）

預展時便訂購一空。報紙如潮水般的佳評，朋友祝賀與詩酒唱和，也都是預料中的事。

晚上，常常集聚從大後方回來和留在淪陷上海的好友，挑燈夜話。時而大千下廚作幾道拿手好菜，座客贊不絕口。想到上海日益飛漲的物價，大千感慨地說：

「一畫收入，不及一席之資，真要賺錢，我還不如改行當廚師。」（全註五）

夜話時，友人也紛紛出示自己得意近作和近年珍藏的名蹟，評析欣賞。

大千北平所得董源〈江隄晚景〉，在座的謝稚柳早在這年農曆二月十九日於重慶題過。吳湖帆一見就愛不忍釋，於仲冬小雪日題過之後，務求大千借懸數日。他在書齋中坐臥賞玩，再題數行以後，才戀戀不捨地歸還。

稍後在類似的好友夜話中，有人帶來董源〈瀟湘圖〉。水波起伏，灘頭擊鼓奏樂，江上漁人撒網，一幅恬淡的江南景色，使大千驚歎豔羨，懇求藏者割愛；滿足了他收藏心願後，立刻請知友方介堪爲刻〈瀟湘畫慶〉以資慶賀。

三十五年自秋至冬，大千在上海收徒之多，教學之勤，也是前所少見。

郁家有慕貞、慕潔、慕娟、慕雲、慕蓮五姐妹同日拜大千爲師，餘如伏文彥以及去年秋和今年春先後拜師的潘貞

則、顧復予、糜耕云等。

拜師大典多半在李秋君畫室，少數在西成里十七號張氏兄弟戰前住所。經過推薦，並為大千和秋君看中的學生，行三叩首大禮後，與大千、秋君和推薦人、觀禮者合影留念，典禮隨即告成。擺不擺拜師宴，似乎並無定規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弟子、友人絡繹不絕地到西成里寓所或秋君畫室拜訪大千。日本古董商江騰陶雄來訪，並非意外；但他帶來的噩耗，卻使大千既驚愕又悲戚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二十年前，江騰陪大千首遊朝鮮，使大千和池春紅（鳳君），他叫她「春娘」結緣。長時的朝思暮想，一年一度的朝鮮鵲橋會，因中日關係惡化而中斷。勝利前夕，他曾繪（紅拂女），題詩四首，頌揚「誰知野店晨妝罷，能識髻客更奇」的朝鮮紅拂伎，怎知二十年後的江騰，帶來的卻是春娘的死訊。

悲劇發生在民國二十八年秋，他和君璧偕遊峨嵋山期間。據說一名日本軍官在漢城藥舖中調戲春娘，於被拒後惱羞成怒，開槍射殺了春娘。

唏噓良久的大千，向李祖韓暫借黃金一條，託江騰轉交春娘家屬。取宣紙

會，雖使大千享盡人間豔福，不料他未遭「綠蔭結子似湖州」的遺憾，卻不得不面對漢城郊野中的荒塚。（註六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民國三十五年農曆十月底，大千由上海轉往北平，探視療養中的宛君；自然，也念念不忘那些流入北平廠肆中的故宮藏畫。

這次北上，停留時間不久，來往不到兩個月。大千早年弟子曹大鐵在敘述大千生平的長詩〈丹青引〉（註七）中寫：

「名跡覺得捆載回，驚心蕩魄石渠開。瀟湘夜宴皆稀世，畫出南唐後主帷。三源堂繼華亭笈，英物琳瑯著什襲。徐珍分惠及小徒，元明五卷並巨跡。」

據大鐵解釋：大千到北平後，拍電上海，請篆刻家方介堪轉大鐵；上書：「有急用，速寄一十萬元至頤和園聽鸞館。」大鐵見到電報，售出黃金一百一十兩電匯給大千應急。

急景凋年之際，大千從北平返回上海，表示願以九件名畫中的五件歸還匯往北平的墊款。經過大鐵一再婉辭，終於由友人張蔥玉估值，以約值一百七十兩黃金古畫歸于大鐵；當然，不包括大千視如珍寶的南唐〈瀟湘圖〉和〈韓熙

大書「池鳳君之墓 張爰敬立」，託江騰在漢城找中國石匠，刻石立碑。

大千前往朝鮮掃墓，祭奠異國紅粉知音，是在他八十歲那年。受朝鮮東亞日報李東旭社長之邀，在漢城舉辦「張大千畫展」時。

五十幅展出作品中，民國十六年初遊朝鮮金剛山所作〈九龍觀瀑圖〉，最受矚目。上有大千補題：

「此予五十年前與韓女春娘同游金剛山所作，今重游漢城，物在人亡，恍如隔世，不勝唏噓。」

在漢城停留期間，大千登報、託人打聽春娘家人和她的墓地；由於春娘之兄池龍君於畫展最後一天，奇蹟似的出現在展場，終得完成了大千三十多年的心願。

記得民國十六年冬，大千歸國前留別春娘詩：

「盈盈十五景風流，一朵如花露未收，只恐重來春事了，綠蔭結子似湖州。」

詩句最後，引《唐詩紀事》中杜牧早年游湖州的故事：其後，杜牧為湖州刺史，但前所眷戀的少女，此時早已嫁人生子，杜牧賦詩中有：「狂風落盡深紅色，綠葉成蔭子滿枝」滿懷悵惘的詩句。

自民國十七年起，一年一度的鵲橋

載夜宴圖》。

三十六年春，《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第一集》，由上海三元印刷廠出版，他自撰長序。四月，舉辦「大風堂門人畫展」，大千親自審定展出作品或加以題跋。爲了顧及學生負擔，有些作品的裝裱，也由大千付費。接著是五月的張大千近作展……再加經常教授弟子，使他半年的上海生活，忙碌不堪。但，當他聽說敦煌新發現一窟盛唐壁畫，不僅興奮異常，並躍躍欲試地表示要再往敦煌，看看這些沉埋在破敗壁畫下層的千年古畫，也瞭解一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其他洞窟的發現。剛出版臨摹敦煌畫集的大千談話，在報上刊出，立即引起廣泛的注意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三十六年七月間，在北平養病的宛君接到大千來信，知道他有再去敦煌的計畫，回想在那荒涼沙漠中的歲月，有誰比她更能瞭解他，照顧他的生活起居？帶著病，宛君義不容辭地回到成都。這時她才發現，她不再是大千唯一游山玩水的伴侶，也不再是他的寵姬（大千稱她爲「姬人」）。在她赴北平養病期間，他不但有了四夫人徐雯波，且已懷了身孕。（註八）

徐雯波，原名「鴻賓」，大千爲她改

名「雯波」，成都人。她是大千長女心瑞的同學，常到家中玩耍，看大千作畫。當她要拜大千為師時，意外地被他婉拒。

依張大千的說法：

「我們大風堂收門生的規矩十分嚴格，定了師生名份就不涉及其他，我沒有收她作學生，倒樂意她做我賢惠的太太。我太太有時候想起來了，還翻出老話來埋怨我啊，說我看不起人，不收她這個門生，其實呀，我說，實在就是因為我太太看得起她了，才不收她作門生。」（註九）

回到成都後，大千原想整裝再往敦煌；有三種原因使他改往西康旅遊：前次莫高窟臨畫，由於得罪某些人士，導至破壞壁畫、盜取寶物和文物的謠傳四起，在有爱心人士煽動下，部份敦煌紳民反對大千再次前往，揚言要對他採取行動。其次適值成都大水，城內外幾乎成了澤國，使大千百無聊賴。葉淺予和夫人來訪，曾到西康采風和攝影的淺予，盛贊西康山水雄奇，風俗特殊，不由得大千心嚮往之。加以中央銀行成都分行經理楊孝慈慫恿，兩人遂決定結伴同行。

西康和四川的西邊接壤，位在成都西南，以多雨聞名的雅安，是他們進入西康的首站。終點則是古稱「打箭爐」

的省城康定。他們並未深入西康，僅往返於東部；但這一帶的雄山古蹟頗多，足夠大千半生的回憶。

二郎山，是進入西康的天然屏障，一層層的高峰，盤旋的山路，只聞水聲卻深不見底的溪谷。大千詠二郎山形勢：

「橫絕二郎山，高與碧天齊，虎豹窺閭闔，猿猴讓路蹊。」（圖一）

五色瀑，是瓦寺溝到康定中間的勝景，在六十餘里的山谷路上，無處不奇，筆墨描繪外，他連著賦詩四首：

「老夫足跡半天下，北游溪湖西夏，南北東西無此奇，目憐心驚敢摸寫。」——四首之三

「四山雷動蛟龍吼，萬里西行一引手，山神夢泣海翻瀾，十六巨螯載山走。」——四首之四

後識：

「自瓦寺溝至康定六十餘里行山谷中，溪流湍急，銀濤掀騰。不數海門潮也。」（圖二、註十）

古蹟中的「打箭爐」——即康定，相傳諸葛亮征孟獲，先遣大將郭達設爐造箭於此。雅瓏江，則是諸葛亮《出師表》中「五月渡瀘」的瀘水，下游流入川滇邊境的金沙江。餘如七擒孟獲所在地，嚮導也能指出。



圖一 大千所畫西康門戶〈二郎山〉

對於身著僧衣足踏氍毹的喇嘛，和圍成圈甩長袖「跳鍋莊」的西康少女，大千也充滿了興趣，用流暢的細線生動的描繪。西康女性，能歌善舞，騎術也十分可觀，常在醉後，高歌達旦，圍成圈，踏著婀娜多姿的舞步跳鍋莊舞。大千詩中寫：

「金勒飛紅袖，銀尊舞白題，春醪愁易盡，涼月任教西。」（註十一）

八月下旬，大千剛回成都，住進昭覺寺，卻驚聞周企何妻子鶴卿夫人，割治腫瘤為庸醫所誤離開塵世的噩耗。



圖二 大千畫康定東方〈五色瀑〉奇景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頁一七一〈追憶先師張大千先生〉，羅新之撰。
- 二、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頁一〇二〈藝道之交不論錢〉，何海霞撰。
- 三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九期一頁三三一。
- 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九一。
- 五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一七七。
- 六、《張大千藝術圈》頁三二二〈張大千與春紅〉。
- 七、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頁一三八〈丹青引〉，曹大鐵撰。

- 八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九頁三一〈張大千姬人楊宛君的故事〉（選載），陶洛誦原著。
- 九、謝家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八五。
- 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三八。
- 十一、詩見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四。書見《往來成古今——張大千早期風華與大風堂用印》頁一五七（喇嘛）、一五六（跳鍋莊）。

圖註：

- 一、二、《往來成古今——張大千早期風華與大風堂用印》頁一五〇、一五三，國立歷史博物館。